

解读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南方情结

廖茜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重庆 402167

DOI:10.61369/HASS.2025090023

摘 要： 美国杰出的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善于以哥特式手法揭露南方的社会文化痼疾，展现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在其代表作《心是孤独的猎手》中，麦卡勒斯看似抨击、讽喻，实则关切与希冀，呈现了“爱恨交织”的南方情结。

关 键 词： 《心是孤独的猎手》；南方情结；社会现实

An Analysis of the South Complex in Carson McCullers's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Liao Xi

Chongqing Metropolit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2167

Abstract： As a distinguished southern female writer, Carson McCullers is devoted to expos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ronic illnesses of the South and present the spiritual desolation that besets southerners by means of gothic arts. Based on McCullers's masterpiece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South Complex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Keywords：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south complex; social reality

引言

“南方文学”是美国南北战争后逐渐产生的一种严肃而带有悲剧性的文学^[1]。埃德加·艾伦·坡可称得上是“南方文学”的鼻祖，其作品中的恐怖、怪异反映了美国南方蓄奴制社会即将坍塌时的败落图景。随后，在20世纪初“南方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描绘南方社会现实的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纳、艾伦·格拉斯哥、尤多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威廉·史泰伦和沃克·珀西等。这些南方作家们敏锐地观察南方的历史现状，或追忆，或批判，或感伤，或寄予希望，他们以作品宣泄对南方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由此开启了美国“南方文学”的繁荣盛景，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卡森·麦卡勒斯是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女作家。在短暂而坎坷的一生中，她创作了四部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1940）、《金色眼睛印象》（1941）、《婚礼的成员》（1946）、《没有指针的钟》（1961），一部短篇小说集《伤心的咖啡馆之歌》（1951），两部剧作，一部诗集以及两部遗作。与同时期的作家相比，麦卡勒斯虽算不上著作等身，但其作品也颇具影响力，发人深省。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同时也是有良知与责任感的作家，麦卡勒斯的所有作品都致力于描绘南方这片“爱恨交织”的故土。她借用哥特式手法揭露南方的痼疾，展现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表达了她对南方的关切与深情。

《心是孤独的猎手》是麦卡勒斯的首部作品，同时也被公认为是其最好的作品。1998年现代文库将其列入“二十世纪百佳英文小说”，位列第十七位，时代杂志也将其列为1923年到2005年百佳英文小说之一^[2]。本文将以《心是孤独的猎手》为文本，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方面入手探究麦卡勒斯的南方情结。

一、挥别历史

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及特殊的经历孕育了南方特有的文化与传统。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有着广袤富饶的种植园、惬意的田园生活、优雅的南方淑女、惟命是从的黑人奴隶。南方人重视家庭，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社会等级分明但也“井然有序”，表面上来看一片祥和安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矛盾凸显，平静之下实则暗流涌动。北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掌

握新技术而成为社会新贵的“下层白人”向“传统统治者”的挑战、黑人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日益加剧，都昭示着“旧南方”的分崩离析。“南北战争”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的南方社会被衰败、失落所笼罩，往日的辉煌富足已不见踪迹。为了逃避苦难的现实，南方人只好寄情于美好的回忆。南方作家们也同样如此。他们借作品来追忆南方的历史文化传统，试图“以遥远瑰丽的一页来掩饰南方悲剧性的现实”^[3]。卡森·麦卡勒斯作为“南方文学”最“特立独行”的一员，她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是决绝

的。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卡森并没有表现出对逝去的美好的怀念，而是力图唤醒南方人应挥别历史^[4]。

《心是孤独的猎手》展现出的家庭关系的疏离，南方淑女形象的颠覆都体现了作者在向“旧南方”告别。一方面，南方传统家庭关系一和谐、安定、父慈子孝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与隔阂。小说中，小女孩米克一家，虽住在同一屋檐下，每个成员彼此却很少交流。米克的父亲为养家而在一家珠宝店里修表，空闲时他总是感觉很孤独，觉得自己已经被隔绝在了家庭之外，“在孤独中，他想靠近任何一个孩子——而他们都太忙了，意识不到这一点”^[5](p101)]；米克的母亲每天都为旅店的杂务而忙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孩子们的心理感受；米克的哥哥总是专心致志于学习；她的姐姐又忙于工厂的工作；而米克自己除了上学外，还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小弟弟的任务。家庭的贫穷剥夺了每个家庭成员交流沟通的时间与精力，久而久之，他们便丧失了分享观点与情感的能力，竟而相互冷漠。再如，咖啡馆老板比夫与妻子艾莉斯，黑人医生考普兰德与他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疏离，隔阂甚深的。另一方面，优雅的南方淑女变成了思想独立的“假小子”。小女孩米克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典型的南方女孩是温和顺从的，而米克却恰恰相反。处于青春期的米克叛逆不羁。她抽烟，讲脏话，乐于穿着短裤衬衫，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对姐姐们谈论的化妆打扮嗤之以鼻，反而对男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很感兴趣。不像普通女孩那样热衷于聚会玩乐，米克是有追求的，她热爱音乐，竭尽全力为实现钢琴梦想而努力。显然米克似乎不能融入同龄人，但她甘愿孤独也不从众。如果说卡森塑造“假小子”米克是对南方淑女形象的颠覆，那米克的弟弟巴布尔枪击小女孩贝贝则进一步展示了作者挥别过去的决心。贝贝·威尔森穿着粉色的裙子、束腰和鞋子，拿着粉色的小手袋走过街道，就像个小仙女一般。正拿着枪玩耍的巴布尔被贝贝吸引，大声呼喊贝贝，让她把手袋给他看看。小贝贝都懒得看巴布尔一眼，径直朝叔叔比夫的咖啡馆走去。当她从咖啡馆回来时，“始终保持着矜持优雅的走路姿势，”“她知道他们都在看她”，巴布尔再一次要求贝贝把手袋给他看看，贝贝仍旧不理睬巴布尔，只是“猛地低下头，朝他微微一笑”^[5](p165)]。这时，巴布尔朝着贝贝开了一枪，贝贝倒在了血泊中。七岁的小男孩枪击了五岁的小贝贝，这个看似荒谬的场景实际寓意深刻。贝贝象征着南方优雅、高傲，脆弱的淑女，贝贝被枪击也就反映出了作者对“旧南方”传统的反抗与挑战。

二、讽喻现实

二十世纪的南方被纷繁复杂的问题环绕，逝去的历史，残酷压抑的现实，看不见的未来。当南方文学大师威廉·福克纳创造出“雅克纳帕塔法”世系描绘衰败腐朽的传统时，麦卡勒斯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抨击二十世纪南方黑暗的社会现实。“麦卡勒斯关注现实：她对现实的剖析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对南方压迫性社会机制的罪恶的洞察也非同一般”^[6]。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麦卡勒斯凭借其新颖的写作手法，巧妙地将南方社会的严峻问题

一一展现。

麦卡勒斯以独特的文体结构讽喻现实。《心是孤独的猎手》以聋哑人辛格、“假小子”米克、咖啡馆老板比夫、流浪者布朗特和黑人医生考普兰德为五条并列的线索展开故事。小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六章，主要交代了人物的基本信息，暗示四个主要人物对辛格难以理解的依赖与信任，同时反映人物内心与外部社会的矛盾冲突。第二部分包括十五章，详细呈现了主要人物的问题与困惑。第三部分包括四章，陈述辛格自杀后其他四人的反映及思考。整部小说，几乎每一章节都集中于其中一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交替进行。确切地说，四个人物除了跟辛格有一些交集外，每条线索都是平行发展，直至小说结尾。事实上，麦卡勒斯以平行结构叙事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意而为。“这五个边缘人代表了西方社会的弱势群体”，五条主线也分别代表了困扰着二十世纪南方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7]。小说以米克为主线，反映了普遍存在于南方的贫穷；以辛格为主线，反映了南方人民精神隔绝与宗教信仰迷失^[8]；以比夫为主线，反映了南方人民在各种新思想影响下开始质疑传统性别观以及挑战南方等级制、父权制。考普兰德和布朗特这两条线索分别反映了南方社会令人窒息的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侵袭的恶果。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在寻求精神隔绝的出路，精神空虚的解药，社会进步的良方，而直到最后，作者也没有明确给出改变社会现状的密钥^[9]。这正反映了二十世纪南方社会的复杂现实。

三、展望未来

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几乎都以闭塞的南方小镇为背景，以精神隔绝为主题，以哥特式恐怖、怪诞为手段，展现二十世纪初南方社会的现实。一直以来，评论家们总是把麦卡勒斯定义为敏锐、尖刻、悲观的女性作家。《心是孤独的猎手》作为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虽然氛围压抑、悲凉，人物怪异、命运不济，但作者还是传达出对南方的期望。

一般来说，小说要么以悲剧收场，要么以喜剧结束，但《心是孤独的猎手》却是一个开放式结局。随着辛格的自杀，其他四个主要人物仍旧困于精神隔绝与孤独之中，人物内心的不确定性未能清除，冲突与紧张未能消退。开放式结局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似乎是麦卡勒斯对于南方社会现实问题无力解决的无奈之举，但这并不代表作者对南方的绝望，反而能觉察到她对故土最真切的希望。具体来说，米克最终摆脱了“男气”，其行为举止表现得像正常女孩那样。但这并不表示米克变成了传统的“南方淑女”，也不是妥协而是权宜之计。一方面，米克成长了，懂得为了家庭而放弃一些自我的追求。另一方面，她并没有完全放弃音乐梦想，而是把它隐藏起来，等待机会来临。考普兰德医生在遭受儿子残疾，辛格自杀，种族主义的多重打击后，生病卧床不起。最终在儿女的劝说下，同意跟他们回乡下养病。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再关心黑人同胞，他仍旧对争取种族主义平等充满信心，相信最终能实现对黑人的公正。布朗特在参与了暴力斗殴后，决定离开南方小镇，但他还会回来继续未完成的事业。

“当他走出小镇，一股新的能量就涌向他。这是一次飞翔还是猛攻？……这一切都会重新开始……他不会离开南方”^{[5](p347)}。在辛格自杀，布朗特和考普兰德离开，米克成长后，咖啡馆老板比夫感到失落，恐惧，但“他最终回到里屋，清醒地调整自己，准备迎接早晨的太阳”^{[5](p356)}。

四、结语

麦卡勒斯曾在《开花的梦：写作笔记》中说过“我所有作品的背景都会是南方，南方永远是我的故乡”^[10]。美国南方这片故

土浸润着作者复杂的情感：铭刻着她的欢笑和泪水，承载着她的关切与谴责。对待南方，麦卡勒斯挥别历史，讽喻现实，展望未来，表现了她对南方故土的深情与希冀。

参考文献

[1] 秦小孟. 当代美国文学 [M].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2. 329.

[2] Carr, Virginia Spencer. Understanding Carson McCullers[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0.

[3] 赵有斌. 美国“南方文学”述评 [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 1994(1): 36.

[4] 李常磊, 王秀梅. 当代美国文学的现实性回归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1 (1): 149-55.

[5] 卡森·麦卡勒斯. 心是孤独的猎手 [M]. 陈笑黎,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01, 165, 347, 356.

[6] Lin, Bin. Spiritual Isolation and Textual Transgression: A Post-Feminist Study of Gothic Motifs in Carson McCullers' s Novels of the 1940s[M]. Tianjin: Tianjin People' s Press, 2006: 43.

[7] Goodwin, James. Modern American Grotesque: Literature and Photography[M]. Ohio: The Ohio University, 2009: 143.

[8] Durham, Frank. God and No God in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J].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56 (1957): 494-99.

[9] Rubin, Louis D. Jr. Carson McCullers: The Aesthetic of Pain[J].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53 (1977): 270-75.

[10] McCullers, Carson. The Flowering Dream: Notes on Writing[J]. The Mortgaged Heart. Ed. Margarita G. Sm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 280.